賓退録卷第六

大梁　趙與　旹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友謙　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次韻者尤為難能今兩録之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遥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唱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趂輕煙嫩竹乗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鏇繫猧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硃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

箸插時乞繡針穿寶篋拏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按褥
尖帽戴靴氊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
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汚錦涎倦書饒婭姹憎藥巧遷
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箸撥賽神絃簾
拂魚鈎動箏推鴈柱偏棊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鐫惱客初
酣睡驚傳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抛果忙開口
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
放紙鳶互誇輪水磑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
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謡謌處處傳匿
牕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鬪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傍慵
獨坐花底困横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招粉蝶
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蹻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

動

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斸蜂穴遶堦
填樵唱迴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
砌高臺石危跳峻塔孰忽升鄰舍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
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
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
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温衾擁背借力杖楮肩貌比三峯客
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
飣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韗
鞭頭搖如轉旋脣勤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
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蓑腰
懶繫濯手袖慵揎檯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
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

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
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
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
還重風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唯求藥
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椽怒僕空瞠眼嗔童
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堆豗似飽
鳶觀瞻多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牋已
聞須几杖寧更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去兒孫事已傳養和
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唯存負郭田呻吟朝不
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
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
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屢積齯齒食頻填

文

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
容移檻堦危索減甎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既感桑榆
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書畢回思少小
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踰三十駸駸將入老兒詩之境
矣讀之亦可以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
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為戲然
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眞敦儒
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藻吳五百是也朱之女曰東方有
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
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
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帳惟備一旦富

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
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記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
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
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
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圊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
心欝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圊不稱僕曰
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瘠者增之曰如
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於聚
籌積疚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
奇智士躬執斤鬼與役夫雜作手胝瘡繭頸蓬面垢晝夜
廢眠食忉忉焉惟恐圊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
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

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
出吾唯圊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温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
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
吾未嘗舉觴蟲網琴瑟麈棲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
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歎恍
恍而死市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
笑哉世之治圊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曰吳名蔡南蘭
陵為寓言蘄之曰淮右浮屠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
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為符移授
五百使護而送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鬄坐爾乃有干
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
夜則繫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

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頹壁而逃明日
日既昳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頹曰嗟其遁矣既
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鷺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不能出
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
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
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
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物外非所謂儻來者耶
曩悴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
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
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騃騃
華要當書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
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
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囉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
為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直孺小簡云如璧再啟少汲器
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追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
也時命之來亦非已力所能勝已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
若獨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制方飲
酒時有(若座)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雖多不致於犯禮少汲天
資近道如楞嚴圓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
案間庶幾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語而我
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此時汲汲早獻林下
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愷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蒙馳賜

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録云物常聚於所好而浮於有力之強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絶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群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録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覿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覿學迂才下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敢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絶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黄金顔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覿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

詰乃盡善歸滑川乃造精絶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仲
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絶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
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
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
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
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
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
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
平淡不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溪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
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曹南豐非其派也靖
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詬罵

其翁於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
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
氣爽絶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又
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覿在江西時惡其狂誕
無嵇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為辱東坡檄攬
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
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為蘆菔根者東坡地
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
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去關
右土酥黃似酒楊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菔根可乎
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覿每觀公叙諸詩
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

存之鼎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窓詢矣聊發千里一笑覿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窓詢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叙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惆悵風衆雛亦附火想見文字閒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衒博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為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楊諸篇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録都都平丈我之句荅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為地下脩文郎陶弘景為蓬萊都水監馬周為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閒鍾異稟世不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

一端父類說首卷為仇池筆記今抄本皆非本書汲古毛氏為有宋槧本一冊

主者芙蓉城慶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三十餘
行前丁觀文慶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之最後一人咎曰
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
勉監元城埽有巨黿穴一埽下埽多蟄陷伺其出射殺之
後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問吏何所
曰紫府眞人宮也眞人為誰曰韓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
故吏祝門吏入見之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
碧衣童子勉拜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痞王平甫熙寧
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
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
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
平甫頗自負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
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
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
夕暮眞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然呂獻
可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
召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若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
吞之若氷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朱明復見呂琅玉角青
鹿於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文知忻州一日謂
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且繼往未幾掾無病而逝景文
亦繼亡經夕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
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等語黃伯思字長睿
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優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祕
書郎博學能文好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

非久在人間　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徃司文翰脱屣塵滓蓋紀此事陳伯修師錫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閑適先生一日晝寢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　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叙録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餙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昔所上者不遺一字　帝批覽再三睟顔甚喜諭旨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金鍾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别知舊白府弓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絶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州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屨江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為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黄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濶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艾環坐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於寢冠服宛然自雲中苒苒升舉瓊人悉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脱屣塵寰委蛻蟬眞形渺渺駕非烟毋墜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記略云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瞑夢至一山舘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瀟洒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訪之

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雲騰
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屨握予手大
笑如舊相識引入至一小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
列法書圖畫大閣北壁盖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隠逸之趣
其上作雲烟出没濃淡雲中隠隠有童草細字可讀云吾
初東遊至黄河向河再拜飲河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
人授易書某處見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法(酒)乃
歸復至黄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浪汹湧衆
不敢登舟予獨流(乱)而濟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
二作三間酒器用鐵錯(木)不拘磁椀已而少有餘復建大閣
它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錯椀無日不留客客必劇飲飲必
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世)後字雜雲烟不可讀矣與
予語極朴質間及道理則玄妙高遠其人風姿盖神仙眞
人之流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復與語予亦
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蘗可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
火目想心思縱筆為記次日已卯歲旦子孫環侍朱出此
記示之且云所遊甚樂悔不便為住計後八日又自云好
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敬手足神色不亂寂然而
逝七日方斂舉体柔軟氣貌如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
議呂公事見斧翰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
信石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亦記其
事若劉若黄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誣
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
中有仙龕虚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堅乙志又載方朝

散為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於世故不録真誥册
臺録諸書所載如武王發為北斗君召公奭為南明公賈
誼為西門都禁郎温太真為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為北君
太博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西河侯秦始皇為
北帝上相周公旦為北帝師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墨翟
為太極仙卿莊周為太玄博士孔子為元宮仙之類凡數
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説乎
冨鄭公奉使奘册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
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
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
之歟是時語録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
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
狥南夷朝夜郎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
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為
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
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
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
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
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
之説皆陳於其君非若冨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異域而
能見聽獨唐鄭元璹使突厥謂頡利曰今掠資財奴人口
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蕝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
可汗頡利當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冨公之事

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冨公豈蹈襲它人之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當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歛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棄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啟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

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云往真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綿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為霜儉霜旱有能援以言上　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竇鞏新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為八座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為宰相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太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

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師秀亦嘗賦一絶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庭蕪林疎放得遥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高峰壇有天風近轉清地高日難曉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二詩不侔矣

大　梁　趙　與　訔

漢文帝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命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詳鄧騭為儀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别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總命一使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勑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

戶部為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　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悞故別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録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夷狄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卧波未雩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為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牴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為秦宮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顧有粧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大昌雍録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雩何龍之語不免與高阿那肱為類尤可恠也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所據朱新仲說又与此不同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

朱

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腍爭堪喫五代史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澧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　孝明皇后母弟　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其骨弃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　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宋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傅朋說出己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新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也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亦謂之房烝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謂之殽烝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則謂之

全然今人會客於穀核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鮮或
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為折
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
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
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
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
得為銘乃撰録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嚴也此
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釋隸續諸書益州太守
高朕碑立於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於建安二
十一年橫海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太
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後甘露
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
下令約又謂晉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
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
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
裴松之復議禁斷亦不然大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
方五載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向凱
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此禁而皆不能盡
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
天下碑録又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録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表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章郡新
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謂他日修
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字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睡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則不然小史非
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
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
鵠詩蘿燈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
夜醮達清晨承露盤睎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蕷短
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
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三更禮星斗才九服卅霜薛能詩
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
詞云漢武清齋讀鬼書內事扶上盡雲車壇上月明宮殿
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

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
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
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
觀遂名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
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
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
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
詩亦有非為道士設者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者不能了見（解近庭）息庵王思誠序陳
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
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
曰壚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

砂玄硃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煆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為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廞聚衆應之以其女為真烈將軍且盡以女人為官屬廞琛母孔氏為司馬其一也

胡幼度紘帥廣傳其吞州縣官敕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閫入境問民皆言法令煩寬遂致傳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廣則蚌蛤自囘虎在則蓁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閫特辱長牋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人言廋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太平翁見陸放翁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特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偽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俛東都事略則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汩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虖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荊公祠堂記議論尤

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為之藐然不絶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法度　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耿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之道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畯明之才可以覆茆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曾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

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疎往往切當然竅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窺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閎深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盡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近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近公之所厭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氷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斷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為恪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 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

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 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

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三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邏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從於金陵宣和間故廬立堰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甚過者咨歎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鳧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邇首俱陳迹不向林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為僧劉仁贍侍中裔孫為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於村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學自周衰賢者之類棄功臣之世絕

跪

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喬木王無親臣矣盖諷其上也然雖有位於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皂隸則蓽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禮儀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詭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盖坐即跪也進猶献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跪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盖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

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為考禮如前之云
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
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
此以免於蘇子瞻成都府學有漢時礼殿諸象皆席
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蘇公
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
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土偶以來而
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趺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王
休子美令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两
蹟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
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
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
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
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守南康因
更新禮殿聞之於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
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害百姓而神農氏弗
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
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
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諸
侯何耶尚當訪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故邊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古木之像既以巍然坐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

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鵲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種之糈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種之精禾自萹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及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睪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黍二者無糈字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瘞而不糈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鈐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則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然屈原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尤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糈之用也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

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著所赦鈞也許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見於載著不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大梁趙與訔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篇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之觀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為有据依丙志謂始萃此書頗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故頗違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焉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為第三書者又已襞積懲前過止不欲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從吏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為丙志丁志設或人之辭為不能玩心聖經勞動心

口從事於神奇荒悱索墨費紙始畔半
而為之辨戊志謂在閩洋時葉晦叔頗搜索奇聞來助紀
錄嘗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
死適木工數輩在取斧斫魚脅魚覺痛躍入大洋舉舟
人及魚皆死子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人談此事於世乎
晦叔大笑不知所荅予固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
堅志吾書謂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
夷堅錄亦取列子之說喜其與已合庚志謂假守當塗地偏
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南遠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
帙於是輯為庚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巳或七
年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閑之為助如此然平生居閑
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久此巨編相傳益耳末又載韋德
懋使虜掌訝者問夷堅自丁志後曾經續否而引樂天東
坡之事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倣段成式詁皋記名
以容齋諾皋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輒閒乃更今名因
載向巨原荅問之語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表以
數語癸志謂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樸復
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天假吾年雖
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
所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
談助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請續以
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皋支動支植尤嶇奇於是名曰
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
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八

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第三書出或見驚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稚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則自摭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渙盖自知之愛奇之過一至於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載呂覽賓卑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事未有若此之可恠者支已謂神奇詭異之事無時不有姑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陟蓬壺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以至島鬼淵祇蛇祆牛彪之類何翅累千百萬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詫其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皆偶附著異事不顓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剟剽以為助不幾乎三之一矣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錄怪奇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福盍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為之失味步趍為之局束方寸為之不寧精爽如癡向之相勸止者懼不知所出於是逌然而笑豈無緣法在是如騋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惛不能進將不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彙群書七略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裨官街談巷語

宋本洪序無初字

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七卷唐史所標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弃也予既畢庚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不能滿著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謂攘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鼒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園謌幽張師正述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閒錄七書多歷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頗浔之卜者徐謙謙瞽目（雙）而審聽彊記客詣其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徐仲車耳瞶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裔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庚堅自甲施于三景所粹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十它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志斯過半矣三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繙貝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則邀方外雲侶熊經鴟顧所亦可耳至於著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摯不能釋固當悔咄猛藏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摇山之辨不復聽矣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聖人設教垂世不肯以神怔之事詔諸話言然書於春秋於易於詩書皆有之而左氏內外傳尤多遂以為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彦智黃雀父所言一二事至今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前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嘗立說

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語為不廣而證以
蜀士孫斯文及幽明録中賈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
謂夷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廣記
類聚之誤四志甲辨夷堅為皐陶別名至四至乙則絶筆
之書不及序惟支壬三志丁兩序意略同而數序自詫其
速者亦不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謂不著兜
鍪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盖
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
考後来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殽余既辨其八
矣尚存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詔蠻上得青
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瞥）然聲晝寢宮娥
夢裡驚元是吾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
也所逸十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録唐人絶句中然不知其
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内人接著便相隨却回
龍武軍前過當處交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
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
不梳頭懶逐君王北苑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簸錢贏得兩
三籌紅燈睡裏看（喚）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行來步
滑兩人擡起隱金裙蜂（見百家選）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若有風
一度出時抛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詞暗
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彈棊
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鬪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

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
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知減頻水沉山麝每
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
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秋衣騎馬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簡能噇
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曲盡婢之情
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
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
必皆有從死者矣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
鍼虎為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
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
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免則獻公亦賢哉矣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荊公曰咈
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為而
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荊公之言主於
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有時而
違道則道必有時而咈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
之情也為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揆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
毀譽之心亂於胷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管
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為步步
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
川文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

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温公圖本周尺果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為八寸四分温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也

歷家以冬至為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繫明日盖一理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此子初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為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羹頡侯雖以其母轑釜之故然按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鐫胡鐫羌姜向義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侯趙破奴封從票侯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
唐李陽氷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
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
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
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韓文公之於潮麴信陵之於舒皆有
祭文而許遠亦有智井鵩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
為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
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
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
水庸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
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溝澮也方
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　朝家或賜廟額或
放封爵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
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言哉
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既有城隍廟又有羅
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
余聞見所及敘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
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令號永固廟不
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
王紹興府梁開平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闡王紹興初
賜額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鎮安廟順
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侯筠州則利貺廟靈
祐順應顯正王袁州則廟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
助侯建寧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溧水則顯正

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成州則靈祐廟英祐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鎮江忠祐寧國靈護興隆顯忠德安府威澤楚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州仁貺靜江嘉祐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　本朝未申命者湖州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隍萬勝鎮安王（城隍二字亦正元中所封王號）越州蕭山縣用郡城隍神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蒙州時封靈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曰始平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溫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新昌鹽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州興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祐聖王不可得而詳興隆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故賴州稱輔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撫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蓋皆以興隆廟額混南唐爵命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皆謂紀信興隆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福州江陰以為周苛真州六合以為英布和州為范增襄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

弋仲紹興府為龐玉實龐堅四世祖事具唐書忠義傳蓋
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
吳尚書僕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鈞州應智項唐初
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縣鎮溧水白
季康唐縣令也惟鈞之新昌祀而晉邑宰盧姓者紹興之
嵊祀陳長官慶元昌國祀邑人始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
目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揔湊三州及遵義軍未廢時皆
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揔湊曰昭祐湊曰寧德遵義曰懷
寧承州則又有靜應侯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為寨皆隸
珍州湊播之地則折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誌載吳春
卿為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沸一小童以水
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
之後見其為厲乃封為霸一作國侯使永為臨安土地故
塑像為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稱已轉
為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自神
言晉桓豁也與所傳不同然豁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辛
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齎文書來稱新差土地
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怪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
於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傳為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
唐羊士諤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馹鈞陰謀發兵索隱云舅父謂
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
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

冠之家尚通行之閭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鬬鴨欄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鬬余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鬬鴨郡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鬬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楊列橋觀鬬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傳祐喜養鬬鴨方未反狸齒鴨四十餘絶其頭去及敗連牽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鬬鵝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鬬鵝一鵝至五十萬錢是鵝亦能鬬也

秦補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蘇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責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耶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能合大道然令人主

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
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
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
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
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
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事耳一
以為殺一以為徙一以為東方朔一以為郭舍人西京雜
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妄褚所書它事抵梧者亦多皆未可
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方有之至今
俗稱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
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
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
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　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
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諸軍乃見貫曰平
仲不願得賞願一見　上耳貫愈惡之它將王淵劉光世
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
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
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
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以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
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鄭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
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
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

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
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
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荊棘其速若
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此
陸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
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
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歘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
作詩託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
方蕩覆大計亦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煙雲千萬
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密以列侯臣賀
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韶以太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
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
忠行廷尉事王温舒為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
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
行郎中戶將事王尊守京兆尹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
陽都尉行太守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為之之謂行亦
有以同列通攝者靳石以太常行太僕韓延年以太常行
大行令劉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
列也今著令以寄禄高於職事者為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與昔因記王

壺清話載　仁宗問梁適卿是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顥（祖）顥之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大梁趙與訔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云誕育百餘日亦誤（疑齊魯韓語詭字如此）

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為執金吾會潁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潁川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為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

吳堅戊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

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闕遇竹木磚瓦蘆葦椽桷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稅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閱張芸叟所著浮休閱目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為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馬援平交阯賊封新息侯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又馮魴赦郟賊延褒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獨竇憲出屯北威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若稜者可謂不為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代盛時所無有盖自藺相如奉璧入秦田單為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昉見於簡牘至漢為盛稜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笓字當作枇杷（與枇）之枇字同而音異後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枇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枇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類篇枇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踈一或作

比余一顏師古注曰辮髮之餘也比音頻寐反則知枇字
亦通作比惟笵字無所經據博雅箋謂之笵蓋捕取魚
鰕之具邊迷頻脂二切與此不同雖集韻枇亦作笵類篇
笵又毗至切櫛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櫛又
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謂之櫛而已有相迫比之
義矣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
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
竟伏尸都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讒
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兩朝時
世相接河閒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
皆指言時政皆為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
生一死然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譌誤以為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
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又孔光傳淳于
長坐大逆誅長小妻緜始等六人佼幸傳張彭祖為小妻
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嬥（嬥）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為之
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削中丘縣注云小
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
出女李嬈為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
生為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妻三十七人
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郃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
父程璜而事泄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
子酺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中一次妻

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劉子中生注
云出漢書指此董卓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裴松
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儼事亦曰取小妻三
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晉宋挺本劉陶
門人陶亡後取陶愛妾為小妻隋王世充祖支薾稱死其
妻少寡儀同王粲納之以為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支謂觀此語知郭后之必廢然
予觀劉植傳載劉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
楊楊迺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楊之甥也故以此
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華之語
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后紀故前輩議論未嘗
及之

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　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號靈
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
侯後進爵為公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為宋襄公
之媚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濬州黎
陽縣顯固廟靈護伯它皆無聞蓋東南城隍之盛多起於
近世此數者亦　嶽廟朝錫命耳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饑惡安而欲危也但
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
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
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類皆
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似亦可矣而均之為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解去曰孔子罪乞醫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祖吟云自古御榮塵爭忍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何人也始信興邪亦一言蓋豫讖屈辱落陳編公問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邪亦一言蓋豫讖靖康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為詞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為然二晉所無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幼輿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劉翊稱仲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韻次韻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羹頡之封後閱熊改齋漫錄引王觀國學林新編謂是潁川地名不羹者彼自不羹此自羹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比而一之審如王說則頡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為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云袁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關羽傳云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為伊索得元家女張清源溪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錄因謂後漢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劉駒駼丘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況見蘇竟傳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子名益恩亘榮族人亘元卿陳忠薦士其一曰成翊世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闓陽殺陳相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究陵大姓羊元羣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為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參帙聯屬者尾鄴決而不能自覺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何敬容

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華性彊直常有褒貶而第三十一卷
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夫史者所以傳
信萬世今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盡
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貞本末詳美殊不為魯諱然太貞本壽
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蓋宴
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倣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后宴
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
孫鄭子敬寅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位追贈
姊國子監丞裴悴亡女為冥婚合葬雖然不始於唐也三
國志載邴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
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
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烏以為
哉操乃止然竟姊甄氏亡女與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
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文昭甄
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
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則漢魏間已行
之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
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
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

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抱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璧庚庚有橫理開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起圓璧庚庚有橫理開門三月傳國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今呼為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陳晉之暘樂書云阮咸五絃本秦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時蒯明於古冢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為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太宗於舊制四絃上加一絃三說蓋大同而小異今世所行皆四絃十三柱者與昔竊聞今禁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且甚大須坐而奏之

今之婦乃出宮人能為此郭益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絃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撥琵琶則是唐已有五絃矣不知暘因唐之太宗而誤為　本朝邪抑別有考按耶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窓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却針唐

韓致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調琴抽
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膸鬢向鏡輕勻襯眼霞悵望昔逢
褰繡幔依稀曾見托金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蕪又
一杖其體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嬴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大
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為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
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寧府謁門之
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敕上加欄楯道分為三尚彷
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
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
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庚堅三志癸亦云
太平興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策府元龜文苑英華御覽
廣記等四書亏按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
符六年書成皆　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
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稱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
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
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至今不
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
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蓄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

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為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至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月令所謂短至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琯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公使鮑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温泉行

云北風慘慄投温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
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太和時
益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若溪漁隱云蘇州集有燕李録事
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又温泉行云出
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錐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
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
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無傳蔡寬夫作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
筆云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彈彈蒲局暮竊東鄰姬
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
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
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
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淚俱垂味此詩益應物自叙
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
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
各得風韻益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閒所
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
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説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
作詰始隱括應物集及他書為傳甚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
客所舉為疑今筆于此韋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見崔都水及崔休日還長安曹貴里及嵗日寄弟并谷崔甥詩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
為將相而其兄夔高尚不仕號為逍遥公夔之孫待價仕
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為唐司門郎中令儀

生鑾鑾生應物見林寶姓纂少遊太學見贈舊識詩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見安季錄事并鄭戶曹及逢楊開府溫泉行等詩按府通典左右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美風姿者補之為貴胄起家之高選頗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及更折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逢楊開府及經武功舊隱詩復返澧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澧上詩客遊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梁川故人及李栖梧會大梁亭等詩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見寄弟及別子西詩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訟弗為屈見示從子班詩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同德精舍詩起為鄠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郊見歸西郊詩擇勝隱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澹如也見西齋示諸生詩建中二年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見別善福祠詩

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見全椒道士及釋良史等詩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見寄茅詩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嵒見歲日寄端武詩俄擢江州刺史見登郡樓詩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見荅李士巽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嫠嫠甚恩見郡齋文士宴集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酬白舍人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定詩大和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大和六年為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王在國韋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內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權筦之利誠籍時才流豈弟之風實

夢得所舉以自代蓋別一人觀狀中不言其曾任是官可以見其非矣

上柱

自蓋

為邪本謹按大和年去應物刺郡時已更六朝四十餘年矣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尚存耶又據應物送鄒少府詩云天寶為侍臣歷觀兩都士宴李録事詩云十五侍皇闈倏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衢年始十五至大和計年九十十年間無一篇詩者蓋亡之也予嘗歎息於斯焉有子見李肇國史補善為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浮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為贊應物弗善也明日録舊贊以見始被領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予而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見因話録長慶集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

東維陳越
朱孫疏注

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詩子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内為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宗大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録者豈亡之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録予既愛其詩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閥皆有憑藉始終可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踈陋耳嗟夫應物嵚崟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晦而能復厄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

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强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盡（時謂）信書不如無書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史為得其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賓退録卷第九

賓退録卷第十

大梁　趙與旹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近世陳同甫（亮）始發之杜預謂為伯夷之屬非也（若僅〻殷頑〻是非則不稱于後世矣）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碑誌行狀之法具於是矣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以為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

之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
儔靖康末所為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尚書
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二
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　高宗
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
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
言也不幾於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為跋
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旨而
誣以不臣者万俟忠請羅彥濟汝揖也洪文惠誌羅墓不
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
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忝禪學佛與其平
生自不相掩張亦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為

文
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
見則是靜言庸違張必不然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開
墓既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為當時第一繼云
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
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
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蘇
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重既而
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
乎綽子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
從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無若蘇威
者乎此燾深所歎息詳紀之以俟來世又南軒作字文閬
州邦獻誌謂初君以二父世科為念刻苦習進士業為進士者多推

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
蓋終其身以是為歉拭嘗以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
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其下者苟從禄利不樂親文墨事
至其閭讀書歌自表見者則又屑其世禄顧反以從進士
覓舉得之為榮噫昔之人所望於胄子者豈為是哉若君
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温厚博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顧區
區猶以是為歉何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
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謨墓誌謂明受赦至建康呂忠穆怡
然自若時李為江東副漕以言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
獻檄書至盡與諸家訖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李
氏心傳繫年要録已有疑於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為
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之秉
筆者亦能自訟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為第一将唱名宰執
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
父子之恩擢為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人綦布
要路令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欲以童
惇子為第三　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擢為第三昌言新
涂人仕至工部侍郎張邦昌之僭昌言為事務官既又改
名善言以避邦昌名　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賜觀其
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説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著道
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
術有荆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

嚴曰梁朝絶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
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涼州節度嚴曰何得誑妄上欺天
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
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絛鐵
圍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時主自言五百
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歲容狀光澤頗挾容成術無
他異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
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卒數十被
黜配之五嶺南遂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間忽
至今矣吾問還識狄梁公否卓曰識也感他狄相公封卓
為白雲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皇帝好道而方士輩
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曰卓時與羅家爭
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
臣之情狀則或合或不合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
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卓曰正得輔
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
二事正堪作對信乎作偽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言其妄
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既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元年武
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
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
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二元則
別以為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
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

亦以後稱焉耳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
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於及其生而自命以
某祖宗而使萬世不祧者古今所無也惟於魏明帝見之
孫盛譏之是矣彼謂顧成之廟稱為太宗者臣下假設之
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貞
成長會無勝比翼兩鴛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
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
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精工余
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兩鳧則聚散不常何
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為文紀事
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
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
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為遷固優劣殊不思
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
不容於略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正謂是也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
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
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
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
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
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
朴贍可喜又論檀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

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
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予不沐浴佩玉
謂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
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
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沆環溪詩話載其少
時謁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
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
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杜詩
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得兩州軍能說半天下能說滿天
下此其所以為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
句然露與星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
煙翠且重亦是好句是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是兩件事
又如鼉吼風犇浪魚跳日映山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
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即是
一句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即是一句說五件事唯其實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
杜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漸難為詩吳又問如何是說
眼前事以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饑烏
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籃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峰寒即是說數十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
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
岱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吳楚東南折即是一句
說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
輩之詩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

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
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
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緜黃雀尚多脂鶴閑雲作氅駞卧草
埋峯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深谷
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
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景燈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
而不足至如峯多巧障日江漢欲浮天翠淚舞翻紅襬裋
白雲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等
句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格如輕塵不動琴橫
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
苦練狂風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
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桃李春風一盃

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荊公則合
格者稍多如箒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
遠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陽
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
以至廟堂生莽卓巖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兼
山粉黛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星斗
風雷靜涼入軒窓枕簟閑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無
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
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
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所以高於衆
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為工則必皆如陳無
已桂椒柟櫨楓柞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

容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為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地
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謂無也張輔喜司馬
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
物識趣正同故併錄之
邵伯温聞見録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
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不二年上
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
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
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與昔按
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
青眼主人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横斜照一
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愛吟詩寃亦
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侯廟十篇可
以為冠讀者當自知之一飯恩漢道是時初雜霸蕭何王佐殆非尊擾立大功非不智
復貪王爵似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受誅生
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謂禍胎從此始不宜
廻首怨高皇一時韓信為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
干名教罪罪猶不逮謂斯人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
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雖則有才兼
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五湖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
塵若非韓信難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
苟非高祖用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勲異姓封王有五人不

似淮陰最雄傑敢教根固又生秦韓信恃功前慮寡
負德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若履暴
榮須暴辱既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長為
列土侯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蘂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簡續成
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真贗了然五雲樓禪閣鳳
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江
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堦橫水岸
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
似江南好春景畫船去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
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牕海日紅殿名新
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
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
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
中每日日高祗候處滿堤紅艷立春風廚舡進食簇時新
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立
春日進內園花紅蘂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露一時
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墻花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
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遶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
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
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觱篥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
聲旋移紅樹斸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綵波寬似海
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
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

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才人出
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遠曲池能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
寫新詩六宮官職揔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
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
行却被內監嫌遥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黎園弟子簽池頭
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
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採幾回斜望花開遥舉袖傳聲
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
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
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揔
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把鞍
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
遍遍長籲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連望
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畫樓舡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
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鬬濕羅衣新秋女
伴各相逢畫盡船飛別浦中笑折荷花半歌聲夕陽斜照
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多
不應含羞走過御床前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建炎三
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罷貢盛德事也禹貢以來
歷代史志及地里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惟元
豐九域志為詳嘗撮一歲所貢凡為金二十四兩（登一十兩利五兩
各一十兩嘉六兩眉雅各五兩衡昌龍各三兩銀四百五兩桂陽桂各五十兩鄂邕各三十兩邵賀封端新容昭梧藤龔潯貴柳宣檻白廣瓊昌廉）

化各一十兩賓化高欝林萬安各五兩鋼鐵一十斤利錦三匹成都白穀一十
匹襄隔織一十八匹泰一十匹洋八匹絁七十五匹汝一十五匹穎棣保定安
肅陝威勝各一十匹花絁一十匹祁綜絲絁二十匹濰綾一百四十
五匹杭三十匹蔡定各一十匹淄隨潤明秀江陵澧各一十匹綿五匹花綾一十匹兗白
花綾一十匹梓綜絲綾一十匹遂蓬雙絲綾一十匹徐方紋
綾三十匹開封仙紋綾五十匹青三十匹濰二十匹樗蒲綾二十匹遂
蓮綾一十匹閬越綾二十匹越羅七十匹真定三十匹定二十匹潤彭各
一十匹花羅六匹成都春羅四匹蜀單絲羅一十匹蜀紗四十
匹相廬常大平各一十匹方文紗三十匹開封茜緋花紗一十匹越輕
容紗五匹越紬一百四十五匹洛二十匹陳汝各一十五匹大名徐穎博雄永寧廣
信陝懷安各一十匹達五匹花紬一十匹大名緜紬五十匹簡二十匹大名一十匹渠
巴蓬忠各五匹絹六百七十匹隨滑贏各三十匹應天冀德德衛濱深毫各二十匹陳一十五匹密齊

淮陽徐曹鄭濮唐穎昌真滄棣霸永靜乾寧信安相邢趙
保順安渭平定岢嵐寧化保德宿海洄滁廬濠無為臨江
建昌涪昌雲安南平韶循南雄各一十匹廣安五匹班白絹三匹誠布一十五匹昺一
十匹梅五匹絲布二十匹邛一十匹果一十匹紵布一百七十五匹信陽楚和
吉筠興國南安柳江陵安昺岳歸漢綿邵武英各一十匹房五匹白紵布一百六十五匹
舒湖虔各二十匹郢鄲黃常睦宣歙袁道連各一十匹開五匹高紵布一十匹成都班布一
十匹榮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撫渾各三十匹蘇二十匹隨壽光吉永全普戎瀘富順
泉興化各一十匹渝五匹蕉布一十五匹泉一十匹潮五匹紅花蕉布三十匹
福練七十匹建五十匹杞昺各一十匹毛氈一十五段熙一十段保安五段紫茸
毛氈一十段涇緜一千一百兩齊穎莫衛趙婺處衢梁山泉興化各一百兩氈
三十領慶二十領豐一十領白氈三十領鎮戎二十領恩一十領紫茸氈四領
慶韡氈一十領京兆韡皮二十張同獐鹿皮三百一十張海三
百張通一十張鮫魚皮二十六張台漳各一十張溫五張潮一張龜殼二十枚廣

水馬二十枚廣鼉皮三十一張廣翡翠毛二十枚欽欽席一
百七十領常二十領澶秦隴蘇各二十領京兆鄜寧坊鳳翔汾各一十領麁席二十領開封
一十領穎昌一十領莞席一百領揚簟四十一領永靜蘄睦饒各一十領澧一領藤
簟二十領廣漆器五十事湖三十事襄二十事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
二百事耀越各五十事邢一十事石器二十事登一十事萊一十事水晶器一十事
信藤器二十事象一十事賓一十事藤盤一面循藤箱一枚惠柳箱
一十枚滄銅鑑一十面太原青銅鑑二十面楊火筋五十對
邠剪刀五十枚邠筆一千管江寧五百管宣五百管墨三百枚兗潞維各絳
一百枚硯四十枚虢二十枚寧端各一十枚紙四千張越歙池各一千張貞溫各五百張
雜色牋五百張成都蠟燭九百五十條鳳翔三百條汀二百條成鳳晉絳各一百
條階五十條花蠟燭一百條鄧燕脂一十斤興元橞子數珠一十
串象斑竹一十枝雷解玉砂一百五十斤邢一百斤忻五十斤金漆

三十斤台弓弦麻二十斤坊鰾膠一十斤通甲香二十七
斤漳惠各一十斤台廣各三斤潮一斤青一十斤代碌一十斤代朱砂四斤
一兩沅容各二十兩辰十五兩黔一十兩雲母二十斤兗一十斤江一十斤鍾乳四斤
八兩沂三十兩韶連各一斤房十兩芒硝一十斤峽空青一十兩梓曾青
一十兩梓禹餘糧一十斤澤白石英一十二斤澤十斤梧二斤紫
英石二十斤沂一十斤兗一十斤白石脂一十斤蘇水銀三斤二兩
辰三十兩沅二十兩石膏二十斤沂磁石一十斤磁陽起石一十斤齊長理石五斤
淄礬石一十斤太原石鷰二十枚永白菊花三十斤鄧人參
三十斤一十兩太原潞澤各一十斤遼一十斤天門冬二十斤果一十斤普一十斤
甘草二百六十斤環一百斤德順五十斤原蘭府各三十斤岷太原各一十斤白朮一
十兩舒牛膝五十斤懷柴胡三十斤麟豐火山各一十斤車前子一
斗開乾山蕷一十五斤明細辛一十斤華石斛一十二斤

壽一十斤 廬二十斤 光
廣二斤 江各一十斤 巴戟一十斤 劍菴
蘭一十斤 寧芎藭三十斤 秦黃連五十斤 宣施各一十斤 處
蓉六十斤 滑五十斤 保安一十斤 防風七十斤 絳三十斤 單一十五斤 淄一十斤 保
五斤 五味子五十斤 河中蛇牀子二十五斤 單蘇一十五斤 杜若
一十斤 峽葛粉一十斤 信栝蔞根一十斤 陝當歸一十斤
威麻黃二十五斤 開封鄭一十五斤 知母一十斤 相仙靈脾一
十斤 沂紫草五十斤 大名海藻一十斤 萊高良薑一十五斤
欽一十斤 朱崖五斤 牡丹皮一十五斤 渝一十斤 零陵香二十斤 道一
十斤 全十斤 縮砂二斤 白藥子五斤 合天雄一斤 龍大黃一
百斤 鄜蓽澄子三升 曹連翹一十斤 黃耆隨子三斤 陵井荊
芥一十斤 寧羌活一十七斤 威木藥子三百顆 施二百顆 桂萬一百顆
心四十斤 桂二十斤 容二十斤 茯苓三十斤 沂兗一十斤 華各
伏神五斤 華

酸棗仁三斗 京兆二斗 開封一斗 黃蘗五斤 金五加皮一十斤 峽杜
仲五斤 金 沉香一十斤 廣 詹糖香二斤 廣 檳榔一千顆 瓊
枳殼一十五斤 商一十斤 金五斤 枳實一十五斤 商一十斤 金五斤 巴豆
一斤 眉 紅椒三十斤 黎 買子木二斤 渠 白膠香五斤 金 苦
藥子三斤 陵井 紅花五十斤 興五 栢子仁一十斤 陝 地骨皮二
十斤 京兆一十斤 虢一十斤 胡粉二十斤 澶相一十斤 龍骨一十斤 河中
百四十斤 河南洛各一百斤 鳳興各三十斤 白蜜三十斤 信蠟
四百四十斤 河南延各二百斤 京兆五十斤 慶鳳興各三十斤 熙石慶各二十斤 黔大寧各一十斤
牡蠣一十斤 永 烏賊魚骨五斤 明 覆盤二斤 隨 蕈豆一石
牛黃九兩 密 登萊各三兩 阿膠七斤 一十四兩 鄆六斤 濟三十兩 鹿茸一
對成羚羊角一十五對 階一十對 龍五對 犀角二株 衛一株 邛一株 蜜三
百四十斤 鳳興各一百斤 熊各二十斤 白蜜三十斤 信蠟
四百四十斤 河南洛各二百斤 京兆五十斤 慶鳳興各三十斤 熙石慶各二十斤 黔大寧各一十斤
牡蠣一十斤 永 烏賊魚骨五斤 明 覆盤二斤 隨 蕈豆一石

邠梁米一石孟[illegible]百一十斤南劍茶末一百斤潭茶牙二十斤南康一十斤廣德一十斤碧澗茶牙六百斤江陵龍鳳等茶八百二十斤建鹽花五十斤解棗一萬一千顆青榛實一石鳳翔漫繫之簡牘以廣聞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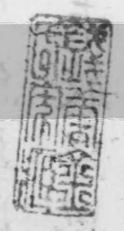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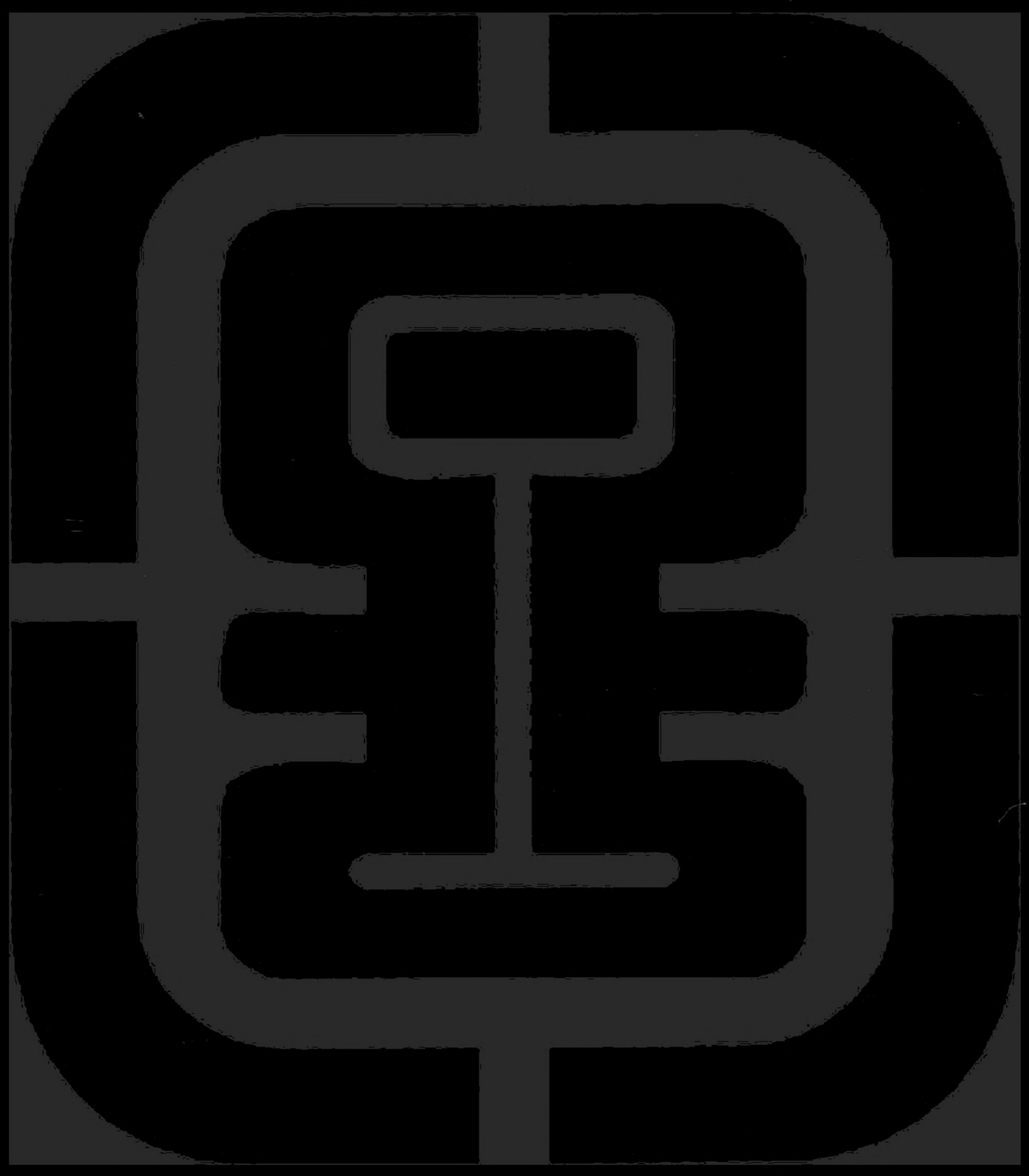
賓退録卷第十

與旹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閼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瘉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彊未敢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袠闕逢涒灘之秋束擔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益老大學未明顧為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决焚棄之耳録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其名惟事涉

君上則直名之盖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旹續記

下帙有李洛葦錢遵王私印字畫精
整丹鉛朗然名家之藏洵稱善本

康熙丁酉緗谷亭珍秘



辛卯二月廿三日稗齋校一過